

海上花



第八回

蓄深心却留紅線盒

逞利口謝却七香車

按羅子富正要朱藹人擺莊，忽聽得黃二姐低聲叫『羅老爺』。子富不及搭拳，丟下便走。黃二姐在外間迎道：『阿要金鳳來替耐撐兩拳？』子富點點頭。黃二姐遂進房到檯面上去。子富自過對過房間裏，只見黃翠鳳獨自一個坐在桌子傍邊高椅上，面前放着那一對金釧臂。翠鳳見子富近前，笑說：『來哩。』攔住子富的手捺到榻牀坐下，說道：『倪無嫌上耐當水，聽仔耐閒話，快活得來。我就曉得耐是

不過說說罷哉。耐有蔣月琴來噪，陸裏肯來照應倪？倪無嫌還拿仔劍臂來撥我看。我說：「劍臂末脛稀奇！蔣月琴噪勿曉得送仔幾花哉！就是倪也有兩副來裏，才放來噪用勿着，要得來做脛？」耐原拿仔轉去罷。隔兩日耐真個蔣月琴搭勿去仔，想着要來照應倪，再送撥我正好。」

子富聽了，如一瓢冷水兜頭澆下；隨即分辨道：「我說過，蔣月琴搭定規勿去哉；耐勿相信末，我明朝就教朋友去搭我開消局帳，阿好？」翠鳳道：「耐開消仔，原好去個晚。耐搭蔣月琴是老相好，做仔四五年哉，俚噪也蠻要好；耐故歇末說勿去哉，耐要去起來，我阿好勿許耐去？」子富道：「說仔勿去，阿好再去噶？說閒話勿是放屁。」翠鳳道：「隨便耐去說脛，我勿相信噠。耐自家去想哩：耐末就說是勿去，俚噪阿要到耐公館裏來請耐噶？俚要問耐，阿有脛得罪仔耐了動氣，耐搭俚說脛？阿好意思說倪教耐動去噶？」子富道：「俚請我，我勿去，俚阿有脛法子？」翠鳳道：「耐倒說得寫意噪；耐勿去，俚噪就罷哉。俚定歸要拉耐去，耐

阿有捨法子？』

子富自己籌度一回，乃問道：『价末耐說要我那价哩？』翠鳳道：『我說，耐要好末，要耐到倪搭來住兩個月，耐勿許一幹仔出門口。耐要到陸裏，我搭耐一淘去。蔣月琴噪也勿好到倪搭來請耐。耐說阿好？』子富道：『我有幾花公事噪，陸裏能穀勿出門口！』翠鳳道：『勿然末，耐去拿個憑據來撥我。我拿仔耐憑據，也勿怕耐到蔣月琴搭去哉。』子富道：『故阿好寫份憑據？』翠鳳道：『寫來噪憑據阿有份用場？耐要拿幾樣要緊物事來放來裏，故末好算憑據。』子富道：『要緊物事，不過是洋錢碗。』翠鳳冷笑道：『耐看出倪來份邱得來！阿是倪要想頭耐洋錢？耐末拿洋錢算好物事，倪倒無份要緊。』子富道：『价末份物事哩？』翠鳳道：『耐勁狗仔倪要耐份物事，倪也爲耐算計；不過拿耐物事來放來裏，倘忙耐要到蔣月琴搭去末，想着有物事來噪我手裏，耐勿敢去哉，也好死仔耐一條心。耐想阿是？』

子富忽然想起，道：『有來裏哉；坎坎拿得來個拜匣倒是要緊物事。』翠鳳道：『就是拜匣蠻好。耐放來裏仔阿放心？我先搭耐說一聲：耐到蔣月琴搭去仔一壞，我要拿出耐拜匣裏物事來一把火燒光個哩！』子富吐舌搖頭道：『阿唷！利害噪！』翠鳳笑道：『耐說我利害，耐也識差仔人哉。我做末做仔個信人，要拿洋錢來買我倒實勿動哩。勁說俚耐一對劍臂哉，就擺好仔十對劍臂也勿來裏我眼睛裏。耐個劍臂，耐原拿得去。耐要送撥我，隨便陸裏一日送末哉。今夜頭倒勁撥來耐看輕仔，好像是倪看中仔耐劍臂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向桌上取那一對金劍臂親自替子富套在手上。子富不好再強，只得依他道：『价末原放來噪拜匣裏，隔兩日再送撥耐也無捨。不過拜匣裏有幾張棧單莊票，有辰光要用着末那价？』翠鳳道：『耐用着末，拿得去末哉。就勿是棧單莊票，倘忙有用着個辰光，耐也好來拿個晚。到底原是耐個物事，阿怕倪喫沒仔了？』子富復沉吟一回道：『我要問耐：耐爲俚劍臂是勿要哩？』翠鳳笑道：『耐陸裏猜得着我意思！耐要曉得，做仔我，耐勁看重來噪』

洋錢浪。我要用着洋錢個辰光，就要仔耐一千八百，也算勿得恰多；我用勿着，就一釐一毫也勿來搭耐要。耐要送物事，送仔我劍臂，我不過見個情；耐就去拿仔一塊磚頭來送撥我，我倒也見耐個情。耐摸着仔我脾氣末好哉。」

子富聽到這裏，不禁大驚失色，站起身來道：『耐個人倒稀奇㗎！』遂向翠鳳深深作揖下去，道：『我今朝真真佩服仔耐哉！』翠鳳忙低聲喝住，笑道：『耐阿怕難爲情㗎？撥俚睺來看見仔，算恰？』說着，仍揣住子富的手，說：『倪對過去罷。』挈至房門口，即推子富先行，翠鳳隨後，同向檯面上來。

那時出局已散。黃二姐正幫着金鳳等張羅，望見子富，報說：『羅老爺來哉。』朱謫人道：『倪要喫稀飯哉，耐坎坎來。』子富道：『再搭兩拳。』陶雲甫道：『耐末倒有趣去，倪搭謫人喫仔幾花酒㗎。』子富帶笑而告失陪之罪，隨叫拿稀飯來；席間如何喫得下，不過意思而已。

當時席散，各自興辭。子富送至樓梯邊，見湯嚙菴在後，因想着說道：『我有

點小事體，托耐去辦辦。明朝碰頭仔再搭耐說。」噯菴應諾。等到陶雲甫朱蕩人轎子出門，然後湯嘯菴步行而歸。

羅子富回到房間裏，外場已撤去檯面，趙家姆把簪帶略掃髮帶，和小阿寶收拾了茶碗出去。子富隨意閒坐，看翠鳳卸頭面。

須臾，黃二姐復進房與子富閒談。翠鳳便令取出那隻拜匣來，交與子富。子富乃褪下釧臂，放在拜匣裏。黃二姐不解何故，兩隻眼汨油油的，看看子富，看看翠鳳。翠鳳也不理他。子富照舊鎖好。翠鳳又令黃二姐將拜匣去放在後面官箱裏。黃二姐纔自明白，捧了拜匣要走，却回頭問子富道：「耐轎子阿教俚唻打轉去？」子富道：「耐去喊高升來。」黃二姐乃去喊了高升上樓。子富吩咐些說話，叫高升隨轎子回公館去了。隨後小阿寶來請翠鳳對過房間裏去。

翠鳳將行，見房裏只剩子富一個，即問：「珠鳳呢？」小阿寶便向樓窗口高聲喊道：「無嫌，耐唻人才到仔陸裏去哉？」趙家姆在樓下連忙接應道：「教俚唻因

去哉。『翠鳳看掛鐘，已敲過四點，方不言語。趙家姆一逕來見子富，問道：『羅老爺，安置罷？』子富點點頭。於是趙家姆鋪床吹燈，掩門退出。子富直等到翠鳳歸房安睡。一宿無話。

子富醒來，見紅日滿窗，天色尙早，小阿寶正拿抹布揩拭櫥箱桌椅，也不知翠鳳那裏去了；聽得當中間聲響，大約在窗下早妝；再要睡時，却睡不着。

一會兒，翠鳳梳好頭，進房開櫥脫換衣裳。子富遂坐起來，着衣下床。翠鳳笑道：『再困歇哩。十點鐘還勿會到哩。』子富道：『耐起來仔佗辰光哉？』翠鳳笑道：『我困勿着哉呀。七點多鐘就起來哉。耐正來噪瞇頭裏。』

趙家姆聽見子富起身，伺候洗臉刷牙漱口，隨問點心。子富說：『勿想喫。』翠鳳道：『停歇喫飯罷。』趙家姆道：『中飯還有歇哩哩。』子富道：『等歇正好。』翠鳳道：『教俚噪趕緊點。』趙家姆承命去說。子富復叫住，問：『高升阿曾來？』趙家姆道：『來仔歇哉，我去喊得來。』高升聞喚，見了子富，呈上字條

一張，洋錢一捲，問：『阿要打轎子？』子富道：『今朝禮拜，無俗事體，轎子勿要哉。』因轉問翠鳳：『倪去坐馬車阿好？』翠鳳道：『好個，倪要坐兩把車噪。』子富也不則聲，再看那張條子，乃是當晚洪善卿請至周雙珠家喫酒的，卽隨手撿下。高升見沒甚吩咐，亦遂退去。

子富忽然記起一件事來，向翠鳳道：『我記得舊年夏天看見耐搭個長條子客人夜頭來唻明園，我勿曉得耐名字叫啥，曉得仔名字，舊年就要來叫耐局哉。』翠鳳臉上一呆，答道：『倪勿然搭客人一淘坐馬車也無啥要緊，就爲仔正月裏有個廣東客人要去坐馬車，我勿高興搭俚坐；我說：「倪要坐兩把車噪。」就說仔一句，也勿會說啥。耐曉得俚那价？俚說：「耐勿搭客人坐也罷哉；只要我看見耐搭客人一淘坐仔馬車末，我來問聲耐看，故末叫勿入味噪。」』子富道：『耐搭俚說啥？』翠鳳道：『我啊？我說：「倪馬車一個月難得坐轉把，今朝爲是耐第一壞教得去，我答應仔耐，耐倒說起閒話來哉！我勿去哉！耐請罷！」』子富道：『俚下勿落臺哉』

碗？」翠鳳道：「俚末只好對我看看哉哩！」子富道：「怪勿得耐無嫌也，說耐有點脾氣噪。」翠鳳道：「廣東客人野頭野腦，老實說，勿高興做俚——已結俚做捨！」說話之間，不覺到了十二點鐘。只見趙家姆端着大盤，小阿實提着酒壺進房，放在靠窗大理石方桌上，安排兩副杯箸，請子富用酒。翠鳳親自篩了一鷄缸杯，奉與子富，自己另取小銀杯，對坐相陪。黃二姐也來見子富，幫着護菜，說道：「耐喫倪自家燒來噪菜水阿好？」子富道：「自家燒，倒比廚子好。」子富復同黃二姐道：「耐也來喫仔口罷。」黃二姐道：「勿要，我下頭去喫。我去喊金鳳來陪陪耐噪。」子富道：「慢點去。」遂取那一捲洋錢交與黃二姐開消下腳等項。黃二姐接了道：「謝謝耐。」子富問他：「謝捨？」黃二姐笑道：「我先替俚噪謝謝倒謝差哉？」一路說笑，自去分派。

子富因沒人在房裏，裝做三分酒意，走過翠鳳這邊，兜兜搭搭。翠鳳推開道：「快點！趙家姆來哉！」子富回頭，不見一人，索性爬到翠鳳身上去不依道：「耐

倒騙我！趙家姆搭俚家主公也來睺有趣，阿有僖工夫來看倪！」翠鳳恨得咬牙切齒。幸而金鳳進來，子富略一鬆手，翠鳳趁勢很命一推，幾乎把子富打跌。金鳳拍手笑道：「姐夫做僖搭我磕個頭？」子富轉身，抱住金鳳要親嘴。金鳳極聲的喊說：「勸噪哩！」翠鳳兩脚一蹀道：「耐僖噪勿清爽！」子富連忙放手說：「勿噪哉！勿噪哉！先生勸勸氣！」當向翠鳳作了個半揖。引得翠鳳也嗤的笑了。

金鳳推子富坐下，道：「請用酒哩。」即取酒壺，要給子富篩酒，再也篩不出來；揭蓋看時，笑道：「無撥哉！」乃喊小阿寶拿壺酒來。翠鳳道：「勸撥哩喫哉。喫醉仔末再搭倪瞎噪。」子富拱手央告道：「再喫三杯，勿噪末哉。」及至小阿寶提了一壺酒來，子富伸手要接，却被翠鳳先搶過去道：「勿許耐喫哉！」子富只是苦苦央告。小阿寶在傍笑道：「無撥喫哉！快點哭哩！」子富真個哀哀的裝出哭聲。金鳳道：「撥哩喫仔點末哉。我來篩。」從翠鳳手裏接過酒壺來，約七分滿篩了一杯。子富合掌拜道：「謝謝耐！搭我篩滿仔阿好？」翠鳳不禁笑道：「耐僖

實概厚皮嘎！子富道：『我說喫三杯，再要喫末勿是人，耐阿相信？』翠鳳別轉臉不理。小阿寶金鳳都笑得打跌。

子富喫到第三杯，正值黃二姐端了飯盂上樓，叫小阿寶：『下頭喫飯去，我來替耐。』子富心知黃二姐已是喫過飯了，便說：『倪也喫飯哉。』黃二姐道：『再用一杯哩。』子富聽了，直跳起來，指定翠鳳嚷道：『耐阿聽見無姆教我喫？耐阿敢勿撥我喫？』翠鳳着實瞅了一眼道：『越說耐倒越高興哉！』竟將酒壺授與小阿寶帶下樓去，便叫盛飯。黃二姐盛上三碗飯來。金鳳自取一雙象牙箸同坐陪喫。

一時，趙家姆小阿寶齊來伺候。喫畢收拾，大家散坐喫茶。珠鳳也扭扭捏捏的走來要給子富裝水煙。子富取來自喫。

將近三點鐘時分，子富方叫小阿寶令外場去喊兩把馬車。趙家姆舀上面水，請翠鳳捕面。翠鳳教金鳳去打扮了一淘去。金鳳應諾，同小阿寶到對過房裏，也去捕起面來。翠鳳只淡淡施了些脂粉，越覺得天然風致，顧盼非凡；翠鳳畢，自往牀背後

去。趙家姆收過妝具，向廚內取一套衣裳，放在牀上，隨手帶出銀水烟筒，又自己忙着去脫換衣裳。

金鳳先已停當，過來等候。子富見他穿着銀紅小袖襖；密綠散脚袴，外面罩一件寶藍緞心，天青緞滾，滿身灑繡的馬甲；并梳着兩角丫髻，垂着兩股流蘇，宛然是『四郎探母』這一齣戲內的耶律公主；因向他笑道：『耐脚也勤去纒哉，索性扮個滿洲人，倒無俗！』金鳳道：『故是好煞哉！只好撥來人家做大姐哉！』子富道：『撥來人家末，做奶奶，做太太，阿有俗做大姐個噯？』金鳳道：『搭耐說說末就無清頭哉！』

翠鳳聽得，一面繫褲帶，出來洗手，一面笑問子富道：『撥耐做姨太太阿好？』子富道：『勳說是姨太太，就做太太末，也蠻好曉。』復笑問金鳳道：『耐阿情願？』羞得金鳳掩着臉，伏在桌上，問了幾聲不答應。子富彎下身子悄悄去問，偏要問出一句話來纔罷。金鳳連連搖手，說：『勿曉得！勿曉得！』子富道：『情願

哉！』

翠鳳把手削臉羞金鳳。珠鳳坐在靠壁高椅上冷看，也格聲要笑。子富指道：『哪，還有一位太太，快活得來，自家來嘲笑！』翠鳳一見，嗔道：『耐看俚阿要討人厭！』珠鳳慌的斂容端坐。翠鳳越發大怒道：『阿是說仔耐了動氣哉？』走過去拉住他耳朵，往下一摔。珠鳳從高椅上撲地一交，急爬起來，站過一傍，只披哪咽氣，却不敢哭。

幸值趙家姆來催，說：『馬車來哉。』翠鳳纔去開手，拿起床上衣裳來看，看，縐眉道：『我動着俚。』叫趙家姆開櫥，自揀一件織金牡丹盆景竹根青杭甯綢棉襖穿了，再添上一條蒼荷綢面品月緞脚松江花邊夾褲，又鮮豔又雅淨。子富呆着臉只管看。趙家姆收起那一套衣裳，問子富：『阿要着馬褂？』子富自覺不好意思，即取馬褂披在身上，說道：『我先去哉。』一逕覓下樓來，令高升隨去。出至尚仁里口，見是兩把皮蓬車，自向前面一把坐了。隨後趙家姆提銀水烟筒前行，翠

鳳掣着金鳳緩緩而來，去坐了後面那一把。高升也躍上車後踏籠。四輪一發，電掣
颺馳的去了。